

#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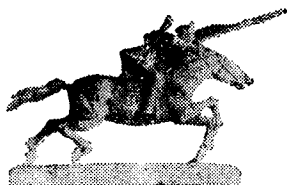
宋生发



I 251/20

#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宋 生 发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宋 生 发 著·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 $\frac{3}{4}$ ·字数 56,000

1960 年 3 月第 1 版·1978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137·7807 每册 0.28 元

##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三四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长征开始后，陈毅同志率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在赣粤边油山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为坚持根据地斗争、保持人民武装力量，创建新四军，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宋生发同志的这部革命斗争回忆录，记述了他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的生活片断，突出地表现了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者从一个警卫员的角度，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陈毅同志如何领导游击战争，制定方针政策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而且较细致地刻画了陈毅同志平易近人、诲人不倦、风餐露宿、战胜困难、与战士同甘共苦的高贵品质。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当年的斗争是何等艰苦；认识到革命的胜利来之多么不易；看到陈毅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品德，以及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又是多么感人，以激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旺盛的热情。

封面设计、插图：董辰生

## 目 次

|                 |    |
|-----------------|----|
| 从当特务员说起·····    | 2  |
| 灯 火·····        | 10 |
| 夜走大洞山·····      | 14 |
| 挤伤口·····        | 19 |
| 深山雪夜·····       | 25 |
| 三个俘虏·····       | 30 |
| 在油纸棚下·····      | 36 |
| 大庾历险·····       | 42 |
| 糯米草·····        | 49 |
| 剃头的故事·····      | 53 |
| 一蒸缸米饭·····      | 58 |
| 收款的路上·····      | 66 |
| “靠山吃山”·····     | 70 |
| 夜审王保长·····      | 74 |
| “草洋房”和“吊铺”····· | 80 |
| 下山之前·····       | 84 |
| 分 别·····        | 90 |

油山，是一座脚踏赣粤、绵延百里的大山。山上丛生着参天的树木、碗口粗细的竹子、一人多深的野草；大蛇、山牛、豹子、猛虎……昼夜奔走觅食。随着气候的变化，油山也一年四季更换着装束：夏季，山青如碧海；秋天，山草树木变黄，好象熟透了的麦田，秋风吹来，竹叶、树叶、满山飞舞；一到十月，严冬过早地给山石草木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满山的树枝，挂上尺把长的冰凌，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吱吱喳喳”的响声；到了来年二月，山下已是风和日暖，春到人间，而山上却仍是严冬的天下，满山满岭冰雪铺地；直到四月，冰化雪消，草木发芽，油山才换上了绿色的新装。

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就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给陈毅同志当特务员\*，在大油山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生活片断。

---

\* 即警卫员。

## 从当特务员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中央红军没有能够粉碎蒋介石用一百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围攻，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突破三道封锁线，西渡湘江，向西南转移。直到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才扭转了危局，明确了战略方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我在红军一军团二八师二营当通信班长，因为生病，组织上留我在油山休养。在红军出发的前一天，一个副官模样的同志，把留在油山上的六七十个休养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支部，每人还发了八个月的津贴费（八块钢洋）。他说：“红军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你们身体不好，怕跟不上队，组织上决定留你们在油山休养。希望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等到红军胜利回来。”

从此，我们就和红军失去了联系。

在油山上坚持了一个时期，带在身边的粮食都吃光了，大家很着急。有的想回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的想去追赶红

军。支部书记说：“哪里也不能去。要是在中央苏区能够休养的话，党还会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把我们抬着、背着送到油上来吗？大家别着急，我到山下去看看再说。”

山下全都“白”了，到处都是“围剿”的白匪。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真是无恶不作。

支部书记到了山下，正巧遇到一个前来寻找伤病员和掉队人员的地方干部。他说：“这里的情况很紧张，党怕你们出危险，特派我来带你们去莲山（属北山）。那里有医务人员，有药品……”

莲山虽然不象油山那样恐怖，但同样是缺吃少穿，生活非常艰苦。没办法，支部书记只好动员身体较好一点的同志去打游击。他说：“听说油山有游击队，能走动的同志都找游击队去吧！这里的粮食不多了，省下来给重伤病员吃。”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时，我的病很重，浑身肿得象发面饼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青亮的小窝；同时，一走路就喘不过气来。支部书记说：“宋生发，你病很重，留在山上继续休养吧。”我不肯答应，因为我虽然走起路来发喘，但毕竟还能走哇！于是，我跟着同志们走一阵，爬一阵，在同志们的搀扶下，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油山。不久，我们就找到了李乐天司令。

李乐天同志是南雄县新径乡人，一九二八年南雄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直坚持赣粤边的革命斗争。

当时，他奉特委的命令，把留在油山上的一、五军团的休养员和少数掉队人员共五十来人组织起来，成为油山上

的一支游击队。全队共有湖北造、广东造步枪四十来支，马刀三十把左右，马尾手榴弹二百多个。这支游击队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热烈支援，到一九三五年末，曾冲破敌人无数次的残酷“清剿”，发展壮大到五百多人，活动在油山、北山、南山、信康等地，使那一带到处都燃起了反“清剿”的火焰。

我到游击队里不久，病就被老百姓针灸好了。这时，我给李司令当特务员。一天，李司令高兴地对我说：“宋生发，陈毅等同志到咱们油山上来了，你知道吗？”

“啊！这是真的吗？”我又惊又喜地看着他，“在哪座山包上，我们能捞到看看他吗？”

“当然可以罗。”李司令的口气十分肯定，认真地说，“陈毅同志没有特务员，叫我替他找一个，你去怎么样？”

“我去？”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愣，“那谁来照顾你呐？”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他握住我的两只手，亲切地说，“陈毅同志的工作特别忙，腿上又带了花，你可要好好地照顾他啊！明天我要去向特委汇报工作，咱们一起去吧。”

这天夜里，我一直没睡好，脑子里老是想象着陈毅同志的模样儿：身材高大，态度严肃，腿上带着花，走起路来，一跛一跛……

第二天，我跟李司令来到了特委驻地。这里，沿着山涧边搭了两个草棚子，靠右边的一个草棚子前面，放着一块长条石，陈毅同志正坐在条石上看书。他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走过来热烈地和李司令握手。

当时，我并不认识陈毅同志。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便服，戴着旧毡帽，道道地地的广东普通农民的装束。

为了更好地照顾陈毅同志，这天，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生活习惯。谁知，一切都很简单：早饭和中饭，都是米饭、干咸菜；饭后抹抹嘴，把碗一洗就了事。我心里暗暗地想：“啊！特委领导同志的生活，还不如我们游击队的条件好哩！”

下午三点钟，李司令突然对我说：“宋生发，把东西整理一下，跟我到三南\*去。”

“去三南？”我惊异地睁大眼睛，心里暗暗地想，“不是要我跟陈毅同志当特务员吗？怎么又要我去三南呐？唔！也许我不行……”

李司令见我迟迟疑疑的样子，刚想对我说什么，陈毅同志过来和他握手告别了。直到山下，他才对我说：“宋生发，我本想把你留下来的，可是，陈毅同志不同意，怕我路上出危险，非叫你送我不可。唉，首长对我们太关心了。你一到三南，就赶快回来吧！如今形势很紧张，情况千变万化，陈毅同志三天两头出发，没有特务员可不行啊！”

谁知到了三南，就回不来了：广东军阀余汉谋调动几个团的兵力，对三南游击区大举进攻，到处砍树搜山。直到一个月后，形势缓和下来，我才带着罗士福指导员给我打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地回到陈毅同志的身边。

当天晚上，陈毅同志找我谈话了。我见他还是穿着那

---

\* 三南，指龙南、全南、定南地区。

一身黑色便服，只是显得稍微破旧些；头发、胡子可比一月前长得多了，看上去真有点叫人害怕。

他盘腿坐在草棚底下的一条破被单上，微笑着让我坐在他的对面。

“你是哪里人？”陈毅同志问。

“江西分宜县人。”我有些不自然地回答。

“家里有些什么人？”

“姐姐，哥哥，嫂嫂和我。”

陈毅同志笑了笑。他掏出一支烟，点燃后又问：

“你在家做什么？”

“学木匠。”

“噢！你会打床吗？”

“会。”

“好，那我们今后可以不睡地铺，睡你打的床罗！”他开朗地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谈到这里，我的拘束心情没有了。他又问我：

“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红军是穷人，我也是穷人。”我未加思索地说了出来。

“那穷人遇穷人，不就更穷了吗？”

当时，我明知他是在说笑话，可是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不，穷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可以打土豪分田地。”

等我的话一落地，他又接着问道：

“你打过土豪吗？”

“打过。”我说着，就把怎样打土豪，怎样参加农民协会、自卫队和一九二九年八月朱总司令带着红军到分宜县时，我又参加了红军等，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对他讲了一遍。我见他非常注意地倾听着我的谈话，心里感到很高兴。

“好！”陈毅同志站起来，双手拍着我的肩膀，“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好好谈。工作上有什么不惯的地方，多问问老同志。”他对另一个棚子喊道：

“潘葺牯！”

“到！”

“到”字还没落音，棚子里就跑出来一个圆脸蛋、大眼睛、年纪顶多不过十三四岁的小鬼。他呼扇着长长的眼睫毛，立正站在陈毅同志的面前。陈毅同志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他叫宋生发，江西人，刚来的新同志；他叫——”陈毅同志拉长了声音，看了看那个偷眼看我的小鬼：“他有两个名字，真名叫潘益明；外号——因他耳朵有些沉，大家都叫他葺牯。是我的勤务员。”

那个小鬼的脸，顿时红得象个熟透的苹果。

就这样，我给陈毅同志当了特务员。我高兴得一宿也没睡好。

第二天早上，天还墨黑墨黑的，陈毅同志就起来了。他先到山涧边捧着水洗了脸，然后走上来，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说：“葺牯，把东西整理一下，准备出发。”

那时候，陈毅同志差不多一年有三百天在外面跑，亲自检查县委、区委、游击队和交通站的工作。即使这样忙，一

有时间，还教我们学文化。记得我跟他当特务员的第三天上午，他问我：

“宋生发，你识字吗？”

我红了红脸说：“在家没读过书，不识字。”

“嗯！在家没钱读书，现在可要好好学习罗！”他兴奋地说，“来，我们订个包教保学的合同吧！一天学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天，就可以学三百六十个。”

我高兴地说：“一天学一个字，我能学会。”

“好！从现在开始吧？”他拣起一根竹叉子，在地上正正规规地写了个碗口大的“宋”字。他指着字问我：

“这是什么字？”

我难为情地摇摇头。

“你姓什么？”他温和地问。

“是‘宋’字呐？”我不敢肯定地回答。

“对，就是你姓宋的那个‘宋’字。”

接着，他又教我“宋”字的写法。我写“宋”字总喜欢先写秃宝盖，再写木字，然后才点宝盖头上的一点。他说：“哎，不是这个写法，要这样写……”于是，他把着我的手，边写边说：“先写这一点……再写下面的……你看，庙里塑菩萨，有先塑脚，后塑头的吗？”

姓名学会了，他又教我写“革命”、“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字。每天他总抽出一些时间来测验我。有次我因贪玩，没学会；他没有批评我，只讲了个故事给我听：

“从前有一个跛子和一个瞎子上山，跛子骗瞎子说：‘你

脚边有一条蛇。’瞎子不信，跛子就用脚把草搞得沙沙响，瞎子吓得又跳又叫：‘啊呀！真有蛇，这不是蛇爬的声音吗？’……”

讲完这个故事，陈毅同志笑着说：“不识字就等于睁眼瞎子，是容易受人家骗的。再说，要干好革命，没有文化怎么行呢？”

我听了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很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贪玩。

陈毅同志不光教我们学文化，有时还和我们一起下象棋，讲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常常对我们说：“中国革命是不会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力量消灭我们的。现在，你看国民党的力量大，将来我们的力量要比他大无数倍。我们不但要下山到农村去住，而且要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有时，他给同志们讲马列主义，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道理。我们文化水平低，听不大懂，他又专给我们讲列宁革命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故事，如“三国”等。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联系实际，往往引得大家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每次总要求他再讲一个。

赣粤边的局势虽是阴云漫天，暗无天日，白匪到处搜山烧山，有时逼得我们几天不见一颗米粒，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在首长们的关怀、教导下，都是乐呵呵地坚持着敌后斗争，迎接着革命胜利的到来。

## 灯 火

红军长征后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各县、区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几个团的“清剿”之下，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了。特委领导同志的工作也就更忙了。我们看到陈毅同志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很不好受，总是挖空心思使他休息。唉！说起来真叫你没有法子。

有一天，下着牛毛雨，他坐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下面，写呀，看呀，整整地工作了一天。天黑了，他才停下笔来问我：

“老宋，有生姜吗？”

“生姜？哎呀，没有了！”

我一听他要生姜，就猜想到他又感冒了，心里很着急。他又接着问我：

“辣椒、大葱呢？”

“辣椒——，倒有几个，可是……”

他见我犹犹豫豫，就笑着走过来说：“我是个中医，生姜、辣椒、大葱，是治伤风的好药品，你去煎些来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去煎了。把七八个小红辣椒找出

来，放在一块石头上，用小刀切碎，然后拿那个刷牙、吃饭、喝茶三用的磁缸子，舀上满满一缸子山泉水，把切碎的辣椒放进去，又找来两块石头把缸子架起来。聿牯拣来一抱竹叉子，点把火就烧起来了。

不一会儿，水就烧滚了。红的紫的辣椒在水里上下翻滚着。聿牯探头往缸子里一看，哈！一股蒸气呛得他又咳嗽又流眼泪。

“刘同志（陈毅同志的代号），辣椒汤煎好了。”我用一条毛巾包住缸子的把手，端着走过去说。

他微笑着把破黑皮包、钢笔放在面前的石头上，小心翼翼地接过缸子吹吹热气，就喝起来。每喝一口，就咝咝地倒吸几口冷气，然后对我和聿牯微笑一下，又去喝。等把一缸子辣椒水喝完，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流汗。他掏出块破了几个洞的手帕，擦擦嘴角，风趣地说：

“好药品吧，今后你们两个要是伤风了，煎些吃，保证很快就好。”说罢，他又把皮包拿过来放到膝头上，往下拉了拉包着小马灯的红布（因怕白匪发觉，所以用红布包上），开始写起字来。

我和聿牯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聿牯撅起嘴说：

“刘同志，睡觉的地方搞好了，你休息吧。”

我也趁热打铁地赶紧插嘴：

“是呀，感冒吃了辣椒，只有睡下淌淌汗才会好呐！”

陈毅同志看我们两人一唱一和，笑了，仰起脸说：

“你看我淌的汗还少吗？好同志，别管我吧！我有工作

啊，你们先休息去吧。”

天黑没多久，雨就停了。可是讨厌的蚊子飞起来，嗡嗡地叫个不停。聿聿附到我的耳朵上说：

“老宋，今晚我们不去给刘同志打蚊子，到时候，蚊子一咬，他工作不下去，准保来休息！”

我一听，心里也感到很高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确实，油山上的蚊子个头特别大，嘴又长又尖，咬一口，就象针刺的一样痛，一般人哪里还能安下心来工作呢？我和聿聿趴在冬天当被盖、夏天当蚊帐的破夹被里，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向外瞅。只见陈毅同志右手写字，左手在腿上、脚上啪哒啪哒地乱打。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才停下笔来。聿聿顿时高兴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爬起来就去整理用三根树叉子撑起来的小蚊帐，等着陈毅同志来休息。可是，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陈毅同志来。我把头伸到夹被外面一看，哎哟，他搞了一小把长满厚叶子的树枝，象拿着把扇子似的在腿上、脚上、头顶上拍打着；有时候，精力集中在文件上，拍着拍着就不拍了，树枝慢慢地从手上掉了下来；一会儿，蚊子叮痛了，拾起来又拍……

第二天一起床，我和聿聿都傻眼了。陈毅同志的脸上、腿上、脚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的（也有过去咬的）。我骂潘聿聿道：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看吧，刘同志叫蚊子咬得那个样子！”

聿聿红着脸，委曲得几乎哭了。